

奇 觀 異 景

李華弑新作展

3月22日至5月21日，李華弑新作展《奇觀異景》將在香港季豐軒畫廊展出。

作為中國最具創新意識的水墨藝術家的李華弑先生，近年來頗受國際及國內藝術界矚目，其作品自90年代初確立獨有的風格，從中國宋元山水中尋求靈感，融入當代藝術創作想法，將中國傳統藝術精髓與西方藝術觀念完美融合，呈現獨具特色的中國水墨作品。

李華弑作品曾被美國多家知名美術館收藏，包括波士頓美術館、芝加哥藝術博物館、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及英國大英博物館等。是中國藝術界最為重要的藝術家之一。

本次展覽也是李華弑自2011年以來首次中國個展，《奇觀異景》為藝術家最新創作系列，集畫家近年親歷天涯海角所得，均為世外之地，極僻絕野，非古人能涉者。

中國山水畫中的哲學精神

文 / 鄭薇 圖片提供 / 季豐軒畫廊

李華弑在北京的工作室，位於北京最為繁華的東三環，鬧中取靜，往窗外看，可將這座城市的繁華盡收眼底；而安坐室內，則讓人心靜如水，在亦動亦靜之間體會完全不同的氣場所在。這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李華弑的作品，既具有中國傳統水墨的內斂精巧，又具有西方現代藝術的大器恢弘。聽李華弑講話，難以察覺他已近古稀之年，思維活躍、言辭風趣，談吐間透露出對生活的熱愛，對中國藝術的自豪與崇敬；而看李華弑的作品，則能感受到中國畫中墨韻的力量，在煙霧瀰漫的畫面中，中國山水寧靜致遠、彷彿讓畫面無限延伸，虛實間顯出強大張力，帶人進入亦真亦幻的意象世界。

李華弑的個人經歷極不平凡。1948年，李華弑出生於上海，從小在上海法租界內長大，見慣了周圍來來往往黃頭髮藍眼睛的外國鄰居，對西方世界並不陌生。1954年，年僅6歲的李華弑師從著名海派大師王季眉先生，從中國美術源頭學習傳統中國繪畫。16歲



無題 紙本設色水墨 2015 86 x 204 cm



無題 紙本設色水墨 2014 181 x 97 cm



無題 紙本設色水墨 2014 181 x 97 cm

拜張充仁為師，學習西方繪畫。文革期間還負責創作以宣傳為目的的宣傳畫。1982年，李華弑移居美國，並進入三藩市藝術學院，學習現代藝術並獲藝術碩士學位。2011年後，李華弑選擇更多時間留在北京進行創作和生活。等於說，李華弑的藝術學習和生活經歷，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結合，無論從對中國畫的領悟或對西方現代藝術的認知，李華弑相較於其他同齡人，對於東西方文化的差別更為深刻，這種認知，使得李華弑沒有如其他留學海外的藝術家一樣，改用西方油彩這種更加容易在美國被獲得認同的方式來表達自己，而是重新拾起毛筆，透過中國傳統繪畫方式，在宣紙上潑墨揮灑，透過對中國宋元繪畫的再造，將現代元素融入其中，實踐對當代的複雜建構。然而在美國後現代主義的浪潮下，如何將具有千百年歷史的古老傳統繪畫，融入現代元素，又如何保持本土文化的基礎上與西方藝術環境相衝突，這使得李華弑在確立風格的初期，花了近十年的時間來進行探索和鑽研。在不斷的探索過程中，李華弑逐漸意識到，無論是早期中國藝術元素或者西方抽象表達，都有其自身的侷限性，無法表達他對藝術的訴求和承接，於是李華弑開始專注中國山水這一古老課題，在中國畫領域開拓新的可能性。這一獨特的經歷使得李華弑的繪畫帶有強烈的個人風格。

理解李華弑的作品絕非易事。表面看來，雖然李華弑的作品靈感來自於宋代山水畫，創作的主題是古代繪畫中常用的自然界題材，但其作品中無論山水、樹木或者石峰，卻並不以日常所見而為，而是透露著非自然和陌生的視覺體驗，容易讓人從喧鬧中抽離的同時體會到作品中的精神內核。在李華弑看來，藝術創作如同學習外語，無論你來自哪裡，發音準確與否，只要能夠表達內心所想，就是好的藝術。如同他在熟稔東西方藝術差異後仍選擇水墨為創作媒介一樣，雖然生活在西方語境下，仍可以用水墨自由表達對當代的看法。正如趙力對於李華弑的評價：「他的作品，從更深的層面上而言強調的是文化態度上的互動關係，目的就是為了突破所謂知識或經驗的侷限，去除觀念的僵化對立而導向實踐行動的自由。」

在李華弑最新的作品系列《奇觀異景》系列中，他延續了之前的創作方向，將在中國湖南等地所見加以視覺解讀，提醒我們注意平常忽略的風景，並加以放大，對其進行重新描述，這種帶有強烈主觀性的創作方式，最大限度的展示了李華弑對於中國山水的理解，畫面中對於水墨的渲染，以及所營造的或真實或虛幻的場景，為觀者留下更多的想像空間，更為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留下更多可能。



專訪：李華弑 借古論今，做中國水墨的傳承者

鄭薇 / 北京專訪 圖片提供 / 季豐軒畫廊

當代藝術新聞：您是1982年到美國，那個時代是美國藝術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時代，出現了很多大師，也對整個藝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李華弑：是的，在美國80年代，繪畫還是比較盛行的，主要是三個部分，抽象表現主義、視覺藝術和波普藝術。我個人不喜歡波普藝術，雖然安迪沃霍爾我是非常喜歡，他講的話非常透徹。因為美國是一個沒有傳統的國家，所以它的偉大也在這裡，膚淺也是在這裡，美國能有這樣一個驚人的能量是了不起的，它最好的地方是它的批評性。因為，藝術的獨立是最要緊的，這也是藝術和時尚的區別。我覺得美國概念藝術是一個非常大的革命，為什麼他這麼偉大，因為它把前面全都推翻了。他們能用自己的想法去做，很了不起，也非常的成功，但是如果我們全盤西化，是不可能的。我對中國當代藝術非常喜歡，我認為我自己也是做中國當代藝術，但是我覺得中國當代藝術要看第二代，不是每一張都好。

當代藝術新聞：在80年代年代，跟您一樣，有很多中國藝術家去美國，並且傾向用西方語言來表達自己，而您則是在瞭解了西方藝術之後，才選擇了以水墨作為今後的創作之路。

李華弑：每個藝術家當然都有自己的表達方式。我打個比方，做當代藝術就好像是一個建築設計師，在完成一棟建築前一定會有一個目標，每個人都會選擇能夠表達自己想法的材料，有些人看到新的材料會覺得很新鮮很興奮，比如壓克力、玻璃或者不銹鋼等等，但有的人會覺得，我們過去使用的磚和瓦片也同樣能創造出新的東西，這就像柴哈、哈迪和隈研吾的區別。這就是我想做的，如果我做不到就沒辦法，但如果我能做到就會做的非常好。

這也就是當代藝術最為重要的地方，我覺得當代不是一個潮流，也不是一個運動，像我個人就從來不會參與各種運動，但相反的我認為，在藝術史上產生影響的藝術家，往往都不是參與所謂的運動的，只是因為他們恰當的表現了自己，後來的評論家或者藝術史會把他們歸結到一個運動或者板塊裡，但這並不是藝術家要考慮的事情，藝術家只有表達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態度就足夠了。



仙山—天景流
紙本水墨 2014 97 x 159 cm

當代藝術新聞：*你在美國生活學習期間，是如何使用水墨與西方交流的？在西方的藝術環境下如何取得養分？*

李華弋：很多，美國的漢學家非常厲害。藝術方面從來不缺少養分。這一點我覺得很感動，美國在學術上非常自由，無論你有什麼樣的想法，都可以在這裡找到一條出路。我們常常聽到有人說美國是一個大熔爐，任何人去美國就會被當地同化，但其實不是這樣的，比方說，雖然在美國，大家都講英語，但是大家感興趣的東西，關注的焦點都還是自己文化的部分，就像現在全世界都是用apple手機，但是美國人手機裡面的軟體跟中國人的完全不同，這就是文化差異。同理藝術也是一樣，雖然你是在美國，但是當其他人對中國有興趣的時候，他們還是會找到你，你絕對不會缺乏與你志同道合的人。人不可能丟掉自己民族的東西，哪怕你是講英語，吃漢堡的。美國之所以在當今世界文明裡佔有重要位置，很重要一點就是他們能夠遠距離的看待我們的文化，他們給了我們一種新的視角，如何去看待我們自己的文化，我覺得「顛覆」這個詞，對我來講是很刺耳的，我從來不會用這個詞，因為那是不可能的，最多只是改變而已。在中國的文化裡面，沒有「極端」這個概念，這就是中國的哲學，是歷史哲學不是精神哲學，在中國的哲學裡面，很多地方是灰色的，沒有對錯黑白。而精神哲學是沒有中間地帶的，不是yes就是no，這是他們的文化，但不是中國的。我們能做的，只是在當代這個階段，連接過去和未來，是中間的過程。

當代藝術新聞：*很多人認為，您的作品與宋元山水畫很像，我想請問，在您創作的時候，是否也是先確立主題，再進行創作，我很想瞭解下您的創作過程？為何選擇山水作為您創作的主题？*

李華弋：我沒有這樣，我的創作是非常視覺的，我覺得這可能是由於當代藝術對我的影響。宋代畫立主題是因為當時是畫院制，這種方式有利於迅速挑選出最優秀的作品。在我看來，山水畫對我並不是一個門類，中國在有水墨畫以後，把山水作為一個門類，那是因為把山水放在

一個最高的頂峰，所以很多人提到中國畫，那就是指山水。但如果山水畫只是一個題材，那是不會把他提到這樣的高度的。再有一點，從水墨畫這種形式來講，山水是最適合表達的主題，在中國山水畫裡，包含很多內容，像對自然的啟發和中國人的對自然的恭謙等等都包含在其中。我覺得中國水墨畫離開了山水很可惜。我們再從中國繪畫史這條線來看，其實山水從來沒有斷過、紅色山水、經典山水等等，山水在繪畫裡不僅僅是題材這麼簡單，這和西方的風景畫不同，西方人講的風景就是單純的風景，而中國的風景在變為自然之前已經是一種文化，從這個程度上考慮，我覺得中國山水畫比西方風景畫還要更加抽象。西方畫風景，他的畫跟景是一模一樣，而中國山水畫不是這樣，哪怕是一棵樹，你面對這棵樹的時候會發現那根本不是一棵樹。這也就是我所要追求的，我們中國人在面對自然的時候，與西方的思維是完全相反的，山水畫更多的是中國畫的精神所在吧！

當代藝術新聞：*這與您作品中所要傳達出的想法是一致的，透過山水畫表達一種精神境界。*

李華弋：北宋時期的作品最大的精神本質是他們透過繪畫表現了當時的一種思想境界，他們把山水畫畫的很安靜，這正是北宋時期的人文精神，這也是我最喜歡山水畫的一個地方，就是不管用什麼手法表現，都會給人帶來一種思考。這也是我認為東方藝術和西方藝術最大的不同。這種不同不是因為水墨這種材料的不同，材料從不同的精神層面上講，所有的藝術品都是要給觀眾一種能量的傳遞方式，打個比方，西洋畫就像太陽，看到它你會心跳加快，很興奮，有一些強烈的刺激。但中國的水墨畫是月亮，不管你畫的怎麼樣，都不可能是那種顏色所帶給你的力量，但它給你的感覺是寧靜而致遠，也會讓你靜下來，會舒展，這就是兩者最大的不同。

當代藝術新聞：*中國美術史上，很多有成就的藝術家像徐悲鴻、關良、趙無極等等都在出國留學後，形成了另外一種風格，您怎麼看這種變化？*

李華弋：我覺得這是很好的。比如我非常尊重的藝術家趙無極先生，我記得他有一句話我是非常認同的，他說：「在外國人中間，你才覺得你更是一個中國人。」這些藝術家我最欣賞他。再比如當代的藝術家徐冰，我覺得他的天書很了不起，但我不認為那是裝置，天書比裝置更有內涵，他就是中國人的，它有自己的內容，它能讓你安靜下來，又有很宏大的體悟，雖然水墨沒有什麼顏色，但這種衝擊力和境界，絕對是好的。

當代藝術新聞：*他們的作品改變了我們過去對水墨的理解，那您如何看待當下水墨的傳承性呢？*

李華弋：水墨在當下產生了非常多元的表現方式，對於當代水墨，現在是眾說紛紜，但我認為這種爭論是沒有意思的。大家都在努力，我們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證明自己。

當代藝術新聞：*最後請您介紹一下，即將在季豐軒展出的這一新的系列作品《奇觀異景》，與您之前的創作有哪些變化？*

李華弋：這次在季豐軒的個展，是我繼2011年後首次在中國舉辦個人展覽。展出的作品大約7件，全部是精挑細選的作品，是我近期去中國湖南、四川等地的一些觀察所見，在我的作品中，山水依舊是很重要的主題，這個系列我從07年就開始嘗試，以現代的便利探訪古人難以涉及的地質奇景，體驗自然造化，以更抽象的視覺和主觀的追求注入創作中。現在的時代比過去方便多了，很多我們過去到不了的地方，現在很容易就可以實現，這種變化帶給我一種新的靈感，這些難得一見的風景，也讓我對山水有了更多的認識，其實最簡單的也是最有力量的。董其昌曾經講過，中國最簡單的章法就是石分三面，但我認為用小石頭來堆大山，但是這個大山也是有三個面的，這跟達芬奇的一個雞蛋一個高光是一個道理，最簡單的東西往往最能打動我。最近我一直嘗試在創作新形勢下的水墨作品，尤其對抽象的認識是東方的、主觀的，與西方藝術定義的抽象是兩個概念。從主題上看，上階段是水的主題，這次再到奇觀異景系列，更追求象外的一種氣韻生動。客觀上筆墨更成熟，我認為，筆墨高雅在於精神，不止於技法，更是個性的一種表露。

展覽名稱：奇觀異景—李華弋新作展

時間：2016.3.22-5.21 **地點：**季豐軒畫廊 香港中環雪廠街二十號地下